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独裁的阴影

公元 1925 年 — 1950 年

欧洲的战争风云 / 战争的世界 / 印度独立运动 / 逐鹿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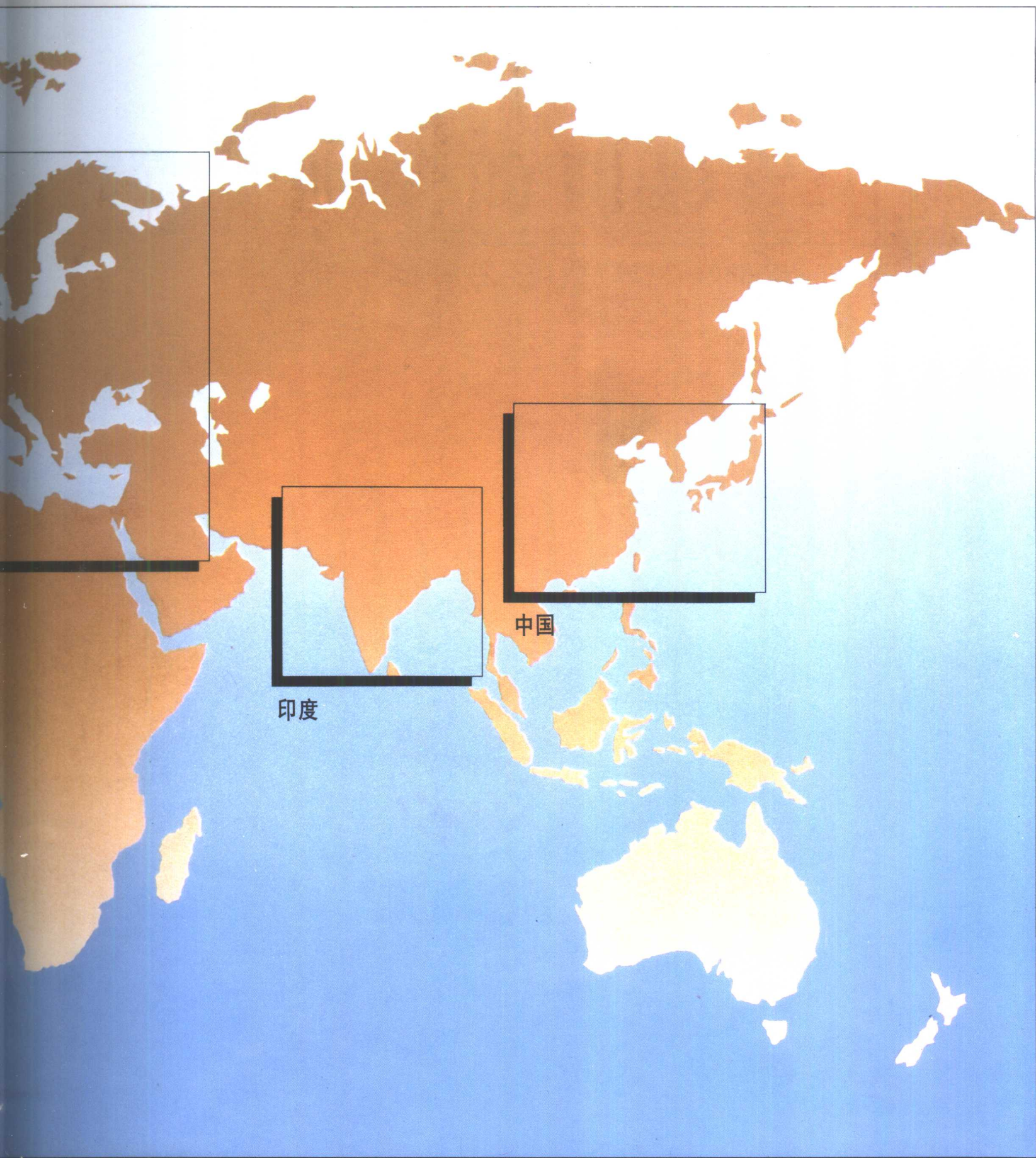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独裁的阴影

公元 1925 年 — 1950 年



公元 1925 年—1950 年



印度

中国

人类文明史图鉴

独裁的阴影

公元 1925 年 — 195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主编(欧洲): 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 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 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 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 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 伊尔斯·格雷

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 托尼·阿兰

《独裁的阴影》编务:

编辑: 温莎·乔顿
策划: 里恩·布朗
撰稿: 道格拉斯·阿姆林 克里斯·米德尔顿
研究人员: 保尔·道斯威尔 卡罗英娜·卢卡斯 卡罗英娜·史密斯
审稿: 弗朗西斯·狄克逊 克里斯蒂娜·诺行尔
策划助理: 雷切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 莫莉·萨瑟兰

图片部:

图片管理: 阿曼达·欣德利
图片统筹: 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 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 萨曼沙·希尔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德布拉·莱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 伊利诺斯·厄巴纳—尚佩恩, 伊利诺斯大学历史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近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欧洲:

丹尼斯·麦克·史密斯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前高级研究员

战争的世界:

H. P. 威尔莫特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军事研究部高级讲师

印度: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近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中国:

丹尼斯·特威切特 吴戈达 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钱伯斯 罗恩·科茨
艾伦·洛西恩 约翰·曼(文字)
斯蒂芬·罗杰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克里斯蒂娜·莱波曼(纽约)
玛利亚·温琴扎·阿卢瓦西(巴黎)
安·纳坦松(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贝蒂 H. 韦瑟利, 罗伯特 H. 伍尔德里奇(弗吉尼亚, 亚历山大), 哈内·瓦尔克(马德里), 费利克斯·罗森塔尔(莫斯科), 罗伯特·尼克尔斯布格, 阿尼塔·普拉塔普(新德里),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米沙尔·多纳特(葡萄牙), 安·怀斯(罗马), 迪克·贝里(东京); 特劳德·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刘洪丰

责任编辑:

范中华

目录

短论:经济大萧条 8

1 欧洲战争风云 15

短论:红色苏维埃 53

2 战争的世界 61

短论:重返应许之地 102

3 印度独立运动 107

短论:家庭革命 129

4 逐鹿中原 135

短论:冷战的到来 164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4

经济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爆发，美国纽约华尔街完全陷入经济大恐慌之中。但此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仍在坚持说：“美国的基本企业，是立足于健全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黑色星期四”这一天，整个证券市场出现狂跌，成交额近1300万股，几百万股民顷刻间破产，成为赤贫者。

从表面来看，胡佛的这种盲目乐观并非没有道理。美国近10年来一直享受着空前未有的经济繁荣，4年间股票“牛市”疯涨，从1924年初到1928年初，纽约时代证券交易所的指数从110点直升到338点，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由于投资于国家繁荣的新兴工业而腰缠万贯。虽然“黑色星期四”的到来令人们惶恐不安，但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形势不会出现好转，毕竟早在1893年和1907年华尔街曾经摆脱过这种严重的经济大恐慌局面，而且1920年初经济出现严重萎缩之时，华尔街证券市场也能摆脱困境，有惊无险。

然而这一次，想在短期内恢复经济正常发展似乎已不太可能了。这次经济危机是美国经济发展中多年以来种种弊端汇集成的恶疾，因此即便是胡佛政府一再保证，也终归于事无补。近一年多来，由于受到来自欧洲的竞争者们的冲击，美国财富创收的主要源头——谷物出口价格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国内，由于工人们的工资一直呈上升趋势，收入丰盈的工人们已经购买了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尽管社会上已呈现出供过于求的态势，但美国的各大工厂仍在不断地扩大再

生产的规模。

股票市场也被经济的繁荣冲昏了头脑，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玩着钻营股市的游戏。他们大量举债，疯狂地购买股票，他们确信买进卖出之间丰厚的利润差会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清偿贷款。随着大量资金的源源涌入，整个股票交易市场空前繁荣起来，自信心十足使它显得一片生机盎然。但仅靠这种欣快感般精神动力支撑的股票市场，早晚有一天必然会达到其发展的极限。

早在“黑色星期四”到来的前一个月，一些濒临危机的先兆便已经出现了。从进入9月份的第一周起，整个股市就呈现出变幻莫测、摇摆不定的态势，股票价格总是出人意料地时涨时落，令那些盲目相信股票市场会永远繁荣的股民们感到烦躁不安。9月中旬时，整个股票市场的走势仍难确定，但它已明显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迹象。从10月21日起，股票市场开始狂跌。“黑色星期四”那天，盲目的大恐慌已经取代了所有的紧张和激动，人们开始疯狂地抛出股票。

那个周末，一群社会知名的银行家、经济学家及工业家们重新公布了胡佛总统的自信的宣言，但这些人抚慰性的言辞及大银行通过维持物价和核查股票狂跌原因而进行的出面干涉只能起到暂时维持局面的作用。几天之后，银行也卷入了疯狂抛股的行列之中，多数银行最终陷入破产，甚至影响到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的破产。

经济自信的崩溃冲击着所有的美国人。危机爆发以来的几个月内，数万工人

纷纷失业，而胡佛此刻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却哑口无言。虽然以胡佛为首的政府最终还是插手去扶持那些摇摇欲坠的商业部门，但其最终的效果却只是延长了它们在痛苦中挣扎的时间。胡佛坚决反对由国家提供对付危机的福利补偿，他认为那样会使人民的自信心崩溃。于是，当城里的失业工人因无力付钱而在饥馑中度日时，乡村中的农民却因牲畜满栏、谷物满仓而绝望，因为他们既无力将它们卖掉，又无力继续对它们进行饲养和保存。

直至1933年，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局面才告结束。在此期间，美国城市大约有1300万工人失业，而大量失业的农业工人又纷纷涌入城市，铺天盖地般吞噬了城市中的贫民。在城市里，大量无家可归的穷人沿街乞讨、露宿街头，并戏称他们自己席地而居的旧报纸为“胡佛毯”。

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美国以外的各国都因为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受益不浅。欧洲的工业国家，尤其是英国、德国，另外还有日本，都已在美国繁荣的社会经济中开拓了自己的市场，而此时此刻的美国，随着国内需求量的锐减，必然会被迫采取提高关税的保护措施，但胡佛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高筑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的做法，却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把全球都投入到失业、贫穷、饥饿的噩梦中。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最终使它自食恶果，那些已陷入极度贫困状态的国家均已丧失了购买美国产品的能力。

在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个工业国家之中，惟一能免受经济大萧条冲击的便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奉行孤立主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的苏联人民正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混乱局面之中，他们面临的物质极大匮乏的程度，比其他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的西方国家更为严重。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政治极权主义思想纷纷涌现，它们都成为医治绝症的绝望的药方。美国在各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此时此刻，虽然遥远的莫斯科仍在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对西方各国采取抵制态度，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之中的支持率却空前上升。

共产主义和各种左翼运动纷纷在欧洲各地找到了立足之地，但在德国，它们却很快被阿道夫·希特勒极右的民族主义运动赶出了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战败赔款随着经济大萧条之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希特勒是一个出身草莽、默默无闻的厄运的预言家，他竟不幸言中了很多事实。而此时，在这个世界的另一边——日本，右翼思想也开始滋生，其军队对于自由主义和对外贸易把整个国家引入歧途尤其感到愤怒。

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公众开销计划——“新政”，并开始取得积极效果，给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经济的解冻带来了希望。但这种改革措施对挽救当时全球已经恶化透顶了的政治形势而言，已显得有些为时过晚了，此时此刻的世界早已悄无声息地滑向了战争的轨道。

只有少数的几家报纸以头版新闻的形式报道了华尔街经济大崩溃的实况。在世界的金融指挥中心——纽约和伦敦——的各大报纸都对之采取了沉着、冷静的姿态，或者干脆对此不予报道。伦敦的《每日邮报》在其大陆的发行版中，把这场危机作为头版新闻进行了报道，而美国的《费城观察家》在报道这场经济大恐慌时，则尽量为之抹上一层乐观的色彩。但是，正如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傍晚公报》在其沃斯特和玛萨诸塞发行版中所作的严谨的跟踪报道中阐述的那样，希望之中的回升再也未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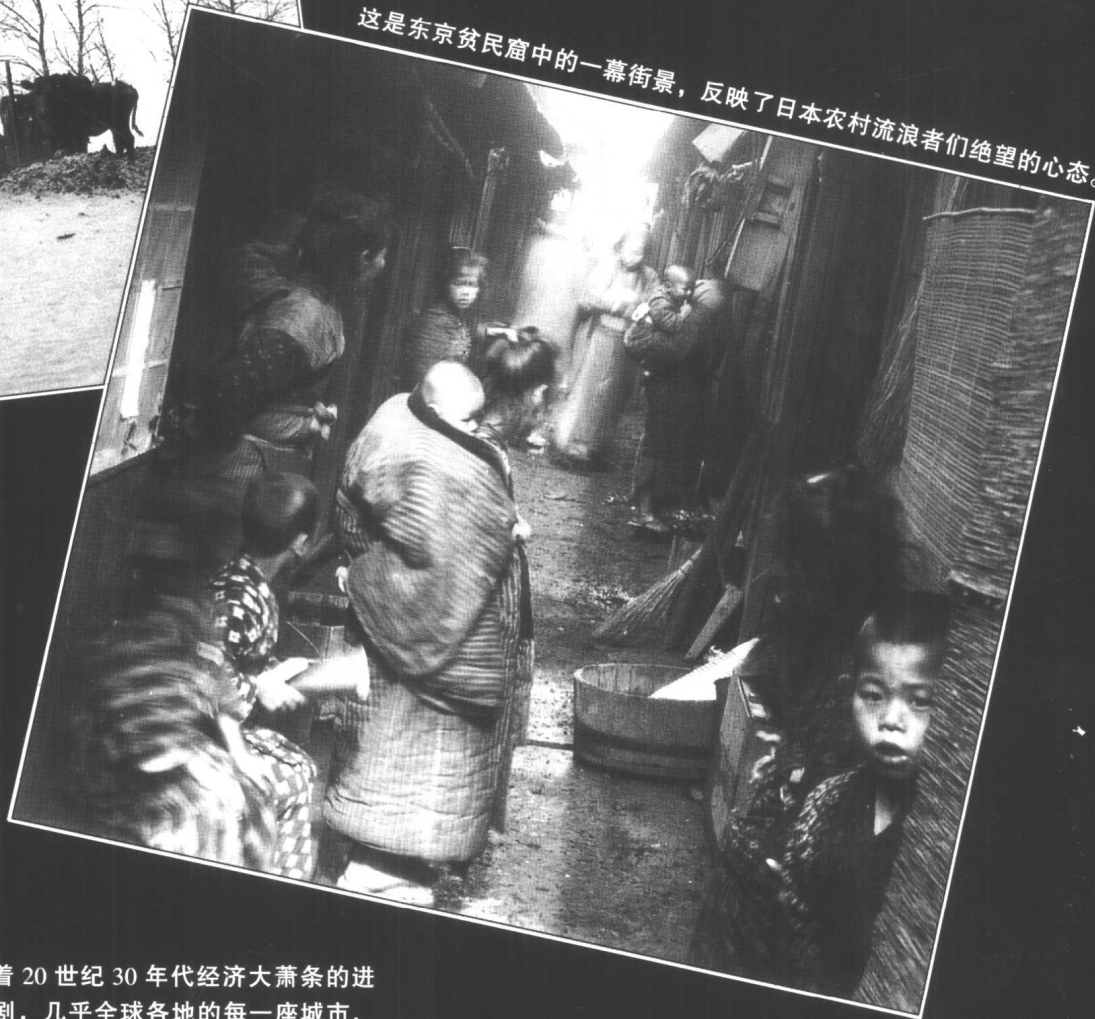
柏林一群无家可归的穷人因无力支付宿费，只能倚在一条由一位廉价旅店老板提供的挂物绳上睡觉。



在一个因干旱而荒废了的农场里，一群牛正围站在它们的料槽边等着喂食。



这是东京贫民窟中的一幕街景，反映了日本农村流浪者们绝望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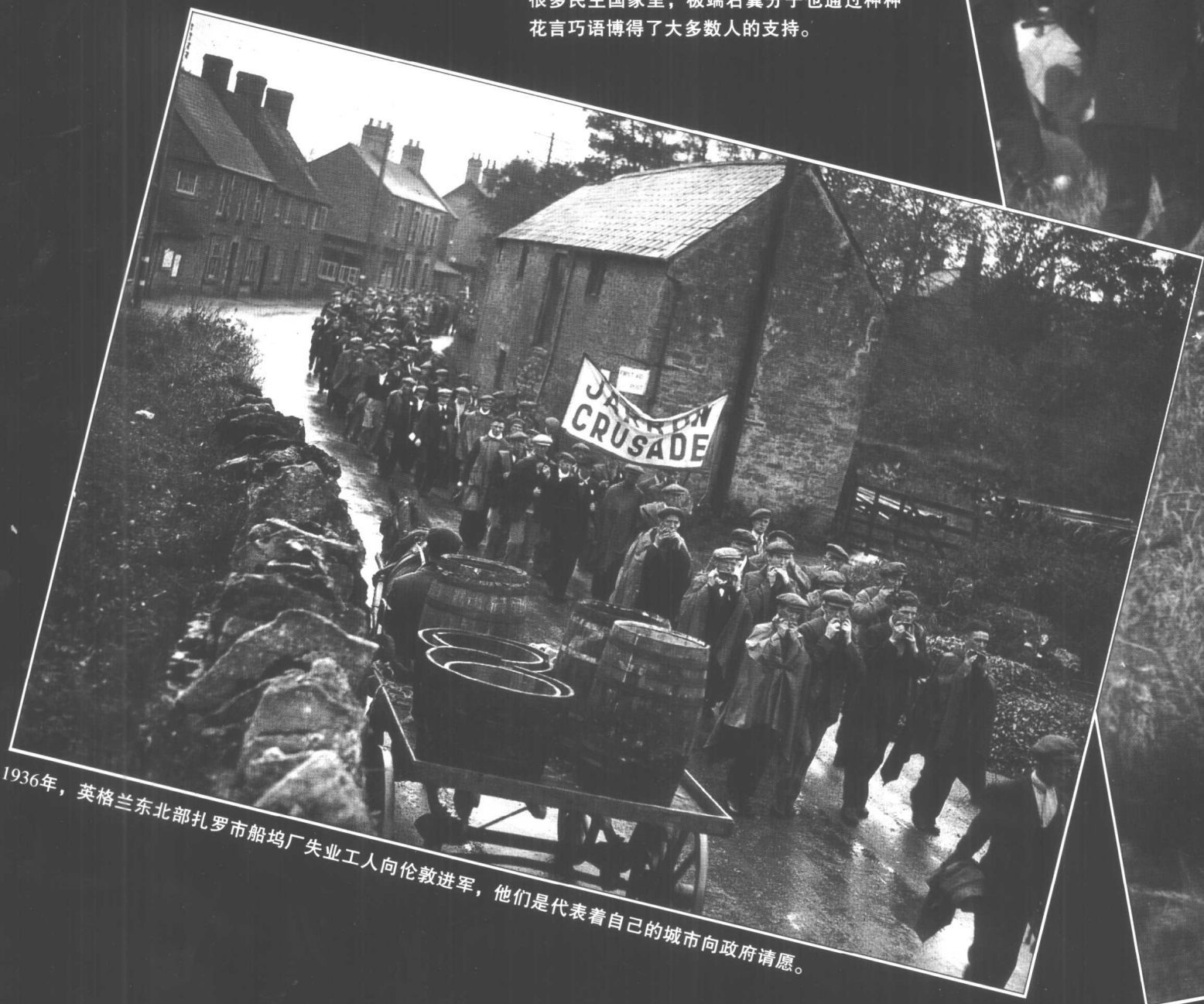


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进一步加剧，几乎全球各地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所村舍都陷入了饥饿与凄苦的境地之中。在美国中西部，恶劣的经济形势又伴随着 30 年代中期以来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干燥炙热的天气里，狂风肆虐地掀起地表上已经被垦殖过的土壤，把方圆 900 多万英亩的大草原搅成一片飞沙弥漫的混沌世界，并进一步破坏了 8000 多万亩的田园。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争相离开农村，期望能在大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而城市与荒僻乡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人以一线生机，哪怕这线希望总是以不断的破灭而告终。贯穿于整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这种农村人口大迁徙，又给那些本身已陷入危机的城市压上了难以承载的沉重社会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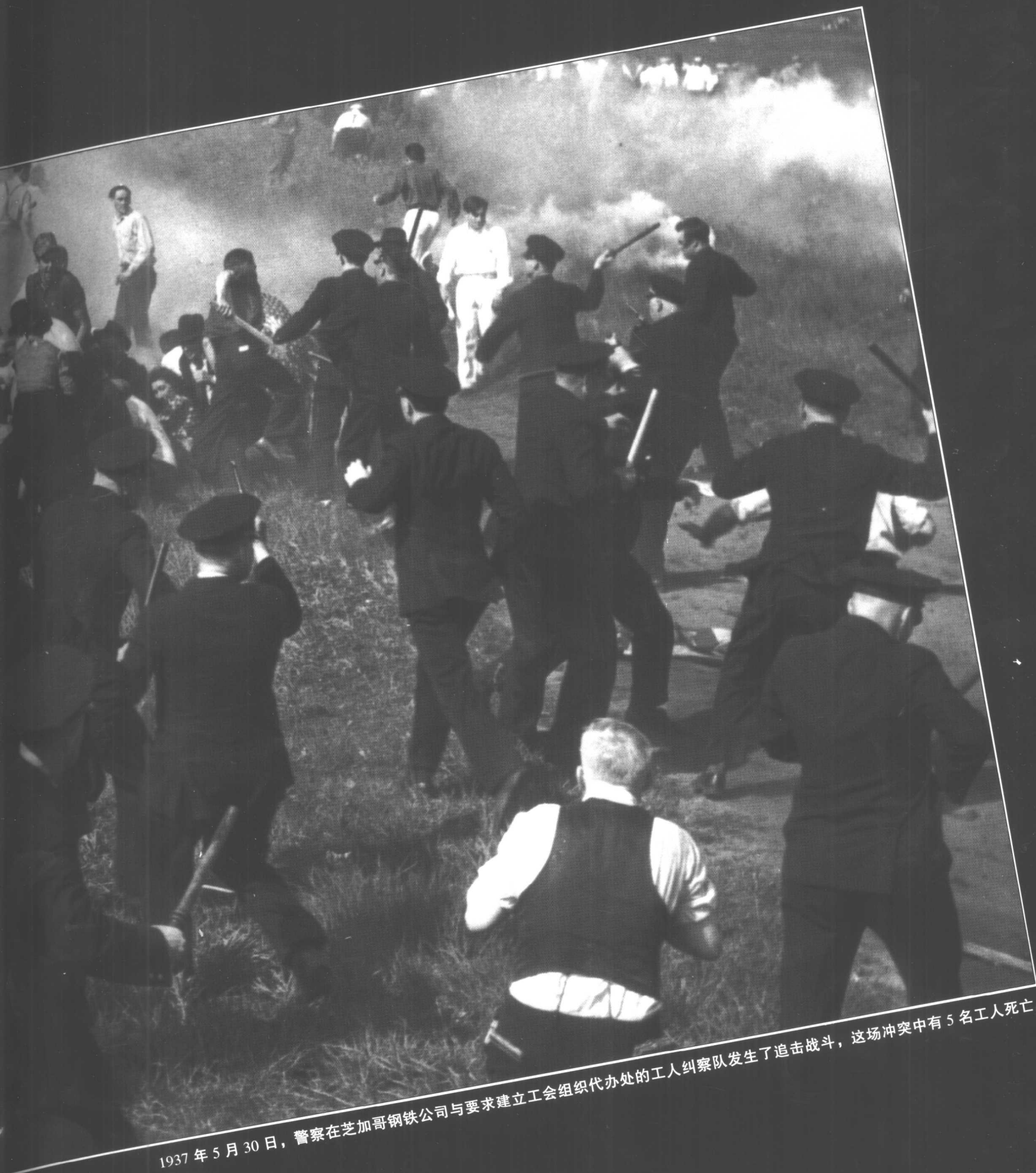
涨潮的苦难

抗议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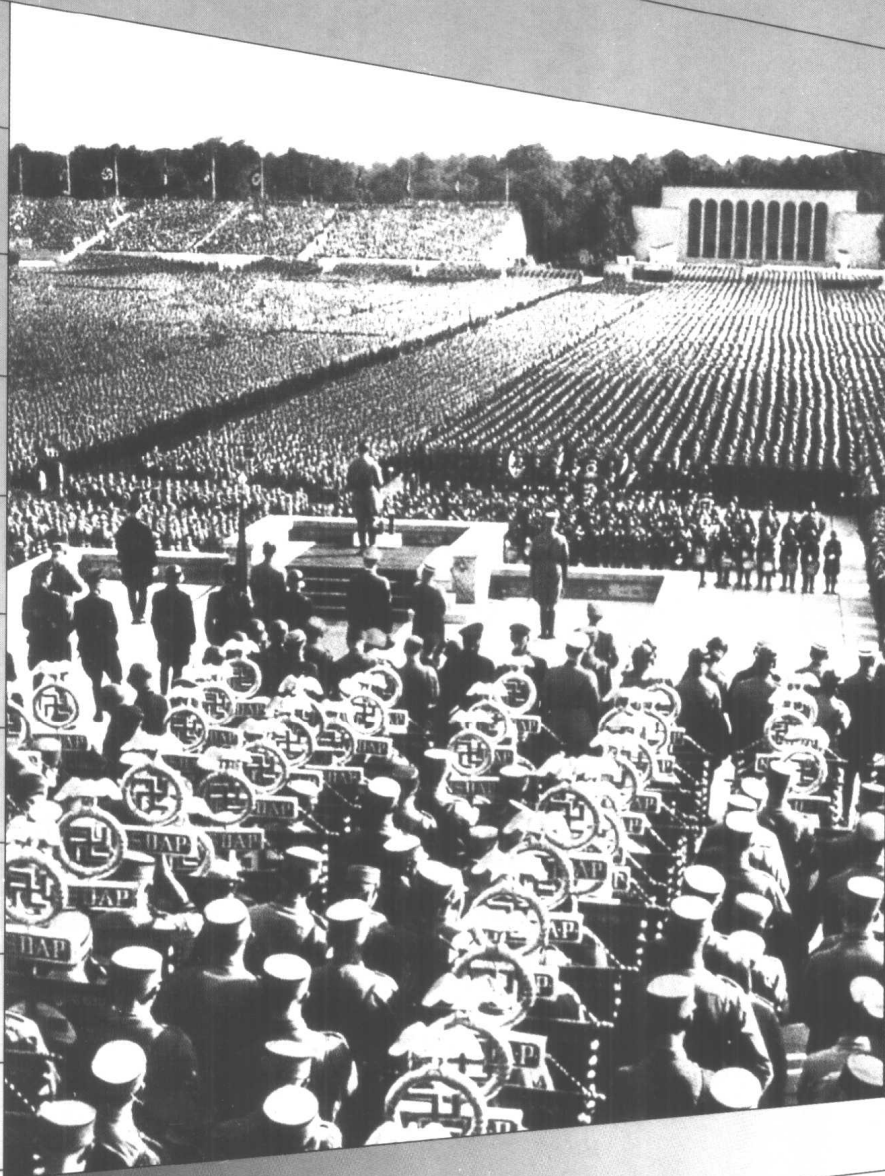
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困苦，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的骚动不安，以至于最终演化为政治冲突。随着传统思想日渐受到人们的怀疑，一些激进的社会思潮开始史无前例地受到那些穷得一无所有、却敢于为争取一切权利而献身的绝望的人们的欢迎。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成为工业斗争的舞台，工人发动并支持的工会运动，有的时候甚至还得到当局的支持，而雇主们则疯狂地抵制这些工会运动，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予以破坏。在法国，左翼各派政党结成“人民阵线”联盟，并组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政府。在英国，北部工业区大中城市的失业人数占全国总失业人口的75%以上，失业者不断地举行饥饿游行示威，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他们苦难境地的关注。在激进思潮中并非只有左翼思想，很多民主国家里，极端右翼分子也通过种种花言巧语博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6年，英格兰东北部扎罗市船坞厂失业工人向伦敦进军，他们是代表着自己的城市向政府请愿。



1937年5月30日，警察在芝加哥钢铁公司与要求建立工会组织代办处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追击战斗，这场冲突中有5名工人死亡。



欧洲上空的战争风云

1

1934年6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以德国总理的身份乘飞机前往直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希特勒担心法国和苏联可能结盟，因而他希望通过与其独裁伙伴、当时声望正高的意大利首相本尼托·墨索里尼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来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从表面看来，这两位领袖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两个人都是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一手炮制的《凡尔赛和约》煽动起民族激情并攫取了国家最高领导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侵略成性的德国，由于战败而不得不背上支付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而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却并没有得到其盟国预先承诺给它的土地。这两位领袖都以极富感情色彩的承诺发表演讲煽动民众，他们都以恢复民族尊严、繁荣民族经济、建立军事强国为招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和拥护。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把暴力视作达到政治目的的必要手段。他们恶毒地攻击共产主义思想，蔑视各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全能的上帝，是国家的化身，因而其统治下的民众不能拥有任何权利。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这两位领袖根本不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希特勒刚刚掌权一年有余，他对墨索里尼12年来逐渐攀上权力之巅的手段一直羡慕不已，但他在成为德国纳粹党领袖并执掌大权之前，却曾受到过墨索里尼的漠视，甚至是侮辱，这事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他痛心。那是5年之前，当希特勒向这位“阿尔卑斯山南部的英雄”索求一张签名照时，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以极其傲慢的形式冷冰冰地拒绝了他。墨索里尼命令他的一位副手：“去谢谢刚才那位先生的好意，以你认为尽可能好的方式向他表达，领袖认为不宜满足他的要求。”现在，这两位独裁者的会见只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因为墨索里尼仍认为他的这位客人是一个暴发户，一个在奥地利煽动阴谋的危险分子，而墨索里尼曾许诺保护奥地利不受“普鲁士野蛮主义”的侵犯。

无论如何，这次会见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虽然希特勒要求的是一次低调会见，但当他身穿一套哗叽料蓝装、裹着一件破大衣走下飞机时，迎接他的却是盛装而立的墨索里尼和蜂拥而上的世界各大报社的新闻记者。墨索里尼身穿笔挺的法西斯党制服，膝下长统靴崭新闪亮，黑衬衫上精心缀饰着几条金色绶带。墨索里尼还在其他方面有意使这位来访者感到难堪：欢迎的军队邋邋遢遢，礼仪性音乐会也变成了一场闹剧，音乐声时常被一些有组织的“领袖！领袖！”的煽动理论。

1935年，德国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他领导下的纳粹分子大会并发表演说。和他的独裁伙伴——意大利的本尼托·墨索里尼一样，他也使用这种声势浩大的仪式，操纵那些如痴如狂的追随者们的思想。在令人敬畏的环境的感染下，在50多万集会者的热烈欢呼中，所有的与会者都疯狂地沉醉于元首的“抵制共产主义，恢复民族繁荣，把德国建设成为军事强国”的承诺之中。在所有的这种集会场合，德国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会向人们鼓吹“众虫成龙”的煽动理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中欧结成轴心国，其惟一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征服。德国此时的疆域(地图中红色部分)已包括希特勒1936年重新占有的莱茵非军事区和1938年吞并的奥地利。7个月之后，德国又吞并了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边界地区)。1939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了邻近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西部省份，继而又在斯洛伐克建立傀儡政权。而此时墨索里尼的惟一战果就是1932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并将之作为他进一步入侵希腊的跳板。

袖！”呼声打断。即使是希特勒参观意大利海军清洗桅杆时，他也没有给意大利海军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会谈中，希特勒控制了整个会场的局面。他发表了长篇累牍、夸夸其谈的讲话，他先讲了欲进攻法国、掀起欧洲战争，又谈到英国的各种先天性不足和在奥地利建立亲纳粹政府的必要性。墨索里尼显然已对希特勒这种滔滔不绝的言谈感到厌烦，最后，他像打发一个没有头脑、枯燥乏味的家伙一样送走了这位德国领袖。“一架走了调的留声机而已”——墨索里尼如是评价希特勒。

或许是墨索里尼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或许是当他面对这样一个永远也无法与之竞争的、恶魔般残酷无情的人时，他别无办法，仅能以最极端的污蔑来作为一种发泄。虽然事实已证明这两位领袖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希特勒却很快占据了两者关系之中的支配地位。整个30年代，希特勒可怕的计划开始逐步地实施，

